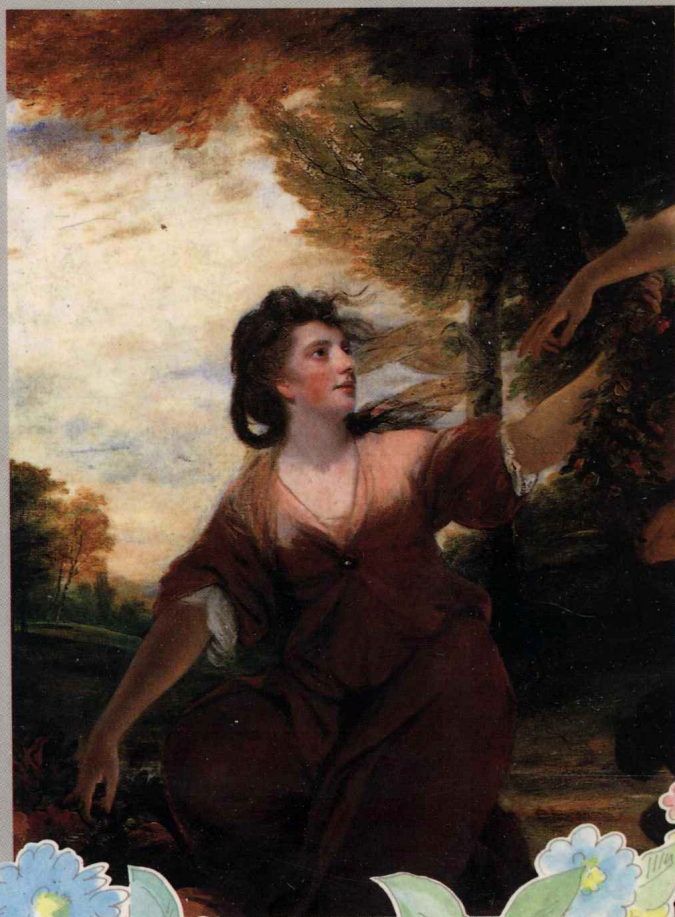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

肉體的惡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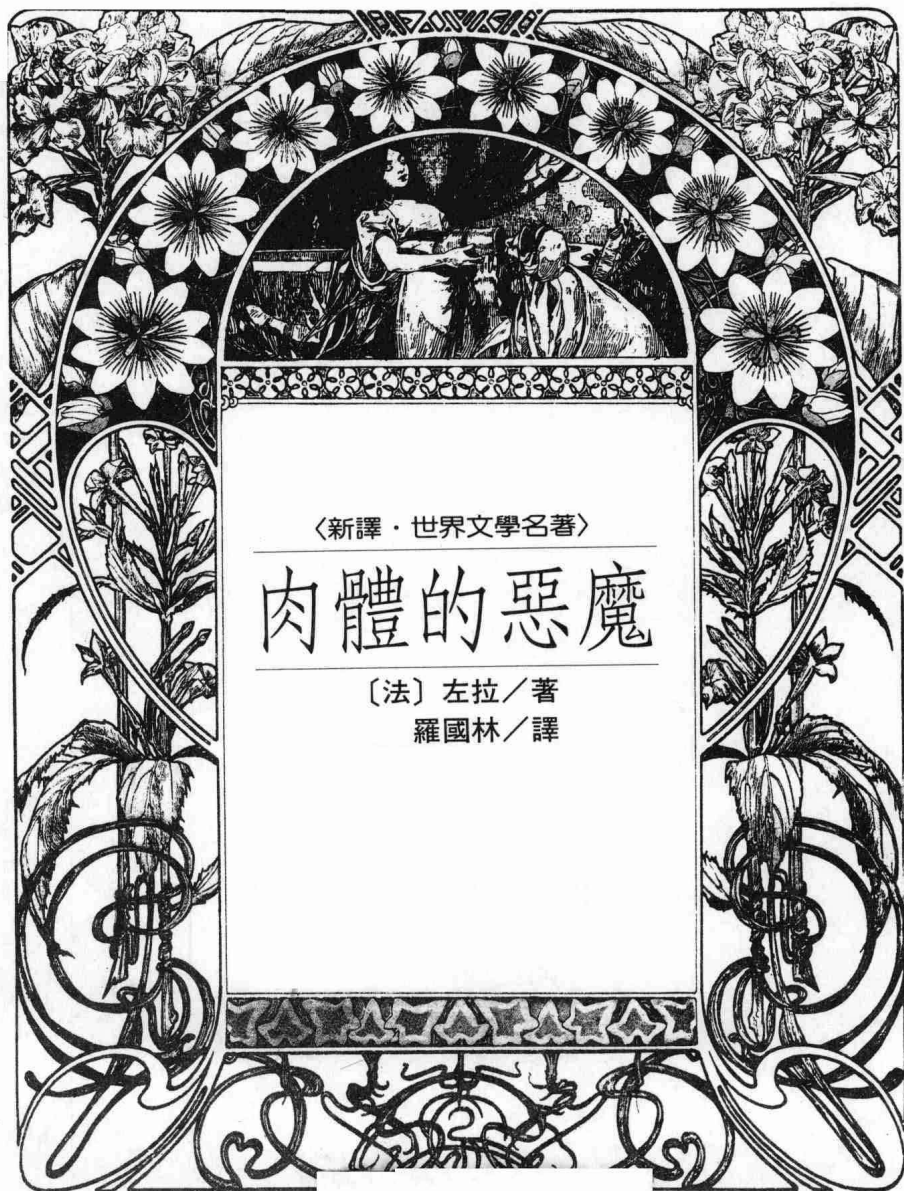
MADECEINE FÉRAT

〔法〕左拉／著 羅國林／譯

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., Ltd.


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肉體的惡魔

〔法〕左拉／著
羅國林／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肉體的惡魔／左拉著；羅國林譯，--初版--
臺北市：林鬱文化，1996[民 85]
面： 公分，--(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；40)
譯自：Madeceine 'Ferat
ISBN 957-9263-43-4(平裝)

876.57

84013335

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 [40]

肉體的惡魔

NT.200

[法] 左拉／著
羅國林／譯

1996年2月／初版

<代理商>

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板橋市中山路二段 291-10 號 7 樓之 3

電話·02-9566521 * 傳真·02-9566503 * 郵撥·0773591-1

<出版者>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第 4881 號

【總管理處】台北縣深坑萬順寮 106 號 4 F

☎(02)664-2511 * FAX(02)662-4655

台北市〈文山區〉萬安街 21 巷 11 號 3 F

編輯部☎·02-2300545 * FAX·02-2306118 * 郵撥·1670488-6

● 本公司產品權益依法保障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、改編、複製 ●

■ 裝訂錯誤請與各代理商退換，謝謝！ ■

ISBN 957-9263-43-4



〈新譯·世界文學名著〉

肉體的惡魔

〔法〕左拉／著
羅國林／譯

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譯序

《肉體的惡魔》（原書名：MADECINE FERAT，直譯是：瑪德萊娜·費拉）成於一八六八年，最初題為《羞恥》，在《紀事報》上連載，與其姊妹篇《苔萊絲·拉甘》（台灣中文版譯為《紅杏出牆》與電影同名）同是左拉前期自然主義，即創作《盧貢·馬加爾家族》之前那一階段的自然主義的代表作，也是左拉所倡導的《實驗小說》的嘗試之作。

*

左拉所倡導的實驗小說，是以法國著名生理學家克洛德·貝納爾（一八一三—一八七六）的實驗醫學理論為依據的。他說：「既然實驗方法引導人們認識了肉體現象，它也可以引導人們認識情感和精神現象。這不過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不同階段，由化學發展為生理學，然後由生理學發展為人類學和社會學，實驗小說即為其終點。」

①在他看來，小說家既是觀察者又是實驗者。作為觀察者，他照觀察到的那樣提供事件，確定出發點，為人物的活動和現象的展開建立堅實的場所。然後，他作為實驗者出現並進行實驗，即讓人物在具體的情節中行動，通過情節證實，事件連續的發展過程完全是像研究對象的決定因素所要求的那樣。

*

小說家是從探索一個真理出發的。就拿巴爾扎克的小說《貝姨》中于洛男爵這個人物為例吧。巴爾扎克觀察到的基本事實是：一個人由於生性好色而給他本人、他的家庭和社會造成災禍。這個主題一經選定，他便從觀察的事實出發，建立他的實驗，也就是使于洛經受一系列考驗，讓他經歷某種環境，從而指出他的情欲所產生的作用，讓人們看到在這種環境、這種情況下發生作用的情欲將會帶來甚麼後果。這就是左拉所倡導的實驗小說的創作方法。

*

那麼，在《瑪德萊娜·費拉》這本小說裡，左拉所觀察到的基本事實，亦即作

爲其實驗出發點的基本事實是什麼呢？這個基本事實就是：少女一旦與頭一個男人發生了性關係，就永遠打上這個男人的烙印，以後無論她到了何處，無論相隔了多少年，無論她與甚麼男人結合，她都無法擺脫第一次肉體結合的影響，她的體內永遠浸透著第一個男人的存在。左拉通過創作這本小說所進行的實驗，就是要證明他在實際生活中觀察到的這種現象。

瑪德萊娜·費拉出生於一個工人家庭，母親生下她以後就去世了，父親在一次海難中身亡，她便寄居在一位呢絨商家裡。年老的呢絨商對她懷有不良企圖，當她長到十八歲時，便急不及待地想佔有她。瑪德萊娜一怒之下，離家出走，在街上遇到一個陌生青年。這個青年名叫雅克，是醫科大學生。瑪德萊娜糊里糊塗地跟著他到了他的住處，糊里糊塗地委身於他，糊里糊塗地與他同居了，並且一住就是一年。這種不明不白的地位，不免使瑪德萊娜感到尷尬和屈辱。但雅克身體強壯，性格開朗，爲人豪爽，雖年紀輕輕，在兩性關係方面已算得上老手，在一年的同居期間，使瑪德萊娜在肉欲方面得到極大的滿足，同時成了瑪德萊娜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的依靠和安慰。可是，雅克是個薄情郎，他被任命爲軍隊的外科醫生後，便不顧孤苦無靠的瑪德萊娜命運如何，扔下她赴印度支那服役去了。

照理，對於這樣一個薄情郎，瑪德萊娜應該心懷怨恨，今生今世不想再見他，就是見了面，也會耿耿於懷，不願理睬。可是，在左拉安排的實驗中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樣。

雅克出國服役之後，瑪德萊娜認識了紀堯姆。這是外省一個富有的老貴族的私生子，與瑪德萊娜一見鍾情。兩個人同居後，瑪德萊娜偶然發現紀堯姆原來是她第一個情夫雅克的好友，感情上受到很大震撼。這時她才意識到，她並沒有忘卻雅克的情愛。與頭一個情夫共居生活的回憶，在她的心靈和肉體上，引起陣陣動和不安，她為此羞慚，卻不能自己。至此可以說，作者經過第一階段的實驗，證實了他所觀察到的那個基本事實。

後來，傳聞雅克已死於異國他鄉，瑪德萊娜情感上才漸漸恢復平靜。她遂與紀堯姆正式結婚，很快生了個女兒，在鄉間渡過了四年愉快而幸福的日子。這時的瑪德萊娜，可以說甚麼都有了：一個溫馨的家庭，一個鍾愛她的丈夫，還有一個心肝寶貝般的愛。頭一個情夫雅克，想必從她的心靈裡不留痕跡地徹底消失了吧。可是，作者無意讓他實驗就此止步，而是讓瑪德萊娜接受新的考驗。

在作者的蓄意安排下，有一天，紀堯姆突然把雅克領到家裡。原來雅克之死純

係誤傳。他的出現使瑪德萊娜驚恐不已，往事的回憶引起她心靈和肉體的極大騷動。她不敢與雅克見面，擔心一見面，全部防線便會土崩瓦解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她向丈夫坦白了她過去與雅克的關係。夫妻倆深深地陷入了痛苦與恐慌，也不與雅克打招呼，便像逃避瘟疫一樣，逃到了鄉間的別墅，企圖繼續過平靜的生活。然而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復了。

瑪德萊娜在肉慾上怎麼也擺脫不了對雅克的懷念和貪戀，而在理智和道德上又對丈夫抱著深深的愧疚。因此，她陷入了靈與肉的激烈衝突之中。紀堯姆也被嫉妒、空虛和失望攪得痛苦不堪。於是，他們決定返回巴黎。可是，巴黎的豪華生活既不能緩和他們的苦惱，也不能給他們提供一個平靜的避難所，他們只好又決定返回外省老家。至此，作者的實驗進行了決定性的階段。假若此時瑪德萊娜與丈夫一道返回外省，也許一切就萬事大吉了。然而，她心裡放不下雅克。臨行之前，她找了個藉口，讓丈夫先動身，而自己則不由自主地來到雅克的寓所，不由自主地再次投入她的第一個情夫的懷抱。

這種不由自主的行動，似乎完全是一種肉體要求的本能反應，任何理智和道德的考慮都無法遏阻。這就以無可辯駁的方式，驗證了作者選定為實驗出發點的基本

事實，即少女一旦與頭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，就永遠打上了這個男人的烙印。正是這種第一次肉體結合所產生的生理的命定性；導致了瑪德萊娜的人生悲劇：當她離開雅克回到外省老家時，她的愛女因病不治，剛剛夭折。這時她才悔恨交加，決計飲毒自盡，而爲了不讓丈夫阻攔，她又狠心地把她剛剛與雅克發生的關係告訴了他。在這個可怕的打擊下，當她七竅流血倒在地上時，她丈夫紀堯姆也精神分裂變瘋了。這樣一種結局使人不能不感到，作者爲了驗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，竟讓他的主人公及其家庭付出如此血淋淋的慘重代價，這種實驗不是未免太殘酷了嗎？

*

然而，掩卷思之，這一點正是《瑪德萊娜·費拉》這部作品比它的姊妹篇《苔萊絲·拉甘》更深刻的地方。在《苔萊絲·拉甘》中，正如作者自己在序言裡所說的，他所描寫的是「兩個沒有理性的人」，通過這種描寫，「研究情慾、本能的衝動、神經性發作給大腦造成的損害等因素，在這兩個沒有理性的人身上發生的作用。」這兩個人身上，「靈魂是根本沒有的。」而在《瑪德萊娜·費拉》中，作者則著重描寫了情慾與道德，也就是靈與肉的矛盾和衝突。

這種矛盾和衝突，既表現在紀堯姆與瑪德萊娜的關係上，更主要是表現於瑪德

萊娜自身。前面提到，紀堯姆是外省一個老貴族的私生子，從小就有享受過父母之愛，因此與他生性善良、溫順而怯懦，渴望純真的友誼和愛情，非常看重道德和純潔的情操，全身心地鍾愛自己的妻子，也很熱愛自己的朋友。得悉妻子與雅克的關係之後，他便陷入了無法解脫的痛苦之中，但仍然深深愛著妻子，並且千方百計拯救一步步走向毀滅的家庭。直到最後，他還力圖阻止妻子自殺。只是聽到瑪德萊娜講了她與雅克的交媾，他才聽任妻子飲毒自盡，自己也於徹底的絕望之中精神分裂。

*

我們可以說，在左拉筆下，紀堯姆這個人物，是純潔心靈和道德力量的體現。瑪德萊娜的個性特徵則比較複雜。一方面，她從母親那裡繼承了敏感、溫存的性格，又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嚴肅、正直的品質，加上女傭人熱娜薇葉芙施於她的宗教恐懼感，這就決定了她並不是一個毫無自我約束的放蕩女性。她與雅克的最初結合可以說是環境使然。她真誠地愛自己的丈夫，竭力維護家庭的清白與安寧，在意識到自已沒有忘卻雅克的情愛時，便深深地受到羞恥、內疚的折磨。但是另一方面，父系血統又賦予了她粗曠的氣質、血氣旺盛的體格和強烈的生理要求，所以她始終抹不掉性格豪放、體格強壯的雅克在她身上打下的情慾烙印，一旦雅克再次出現，儘管

她驚恐萬狀地極力迴避，最終還是身不由己地再次投入了他的懷抱。正是這種雙重性格的矛盾衝突，亦即靈與肉的矛盾衝突，使她走向了自我毀滅的結局。

這個血淋淋的、令人毛骨悚然的結局，正是道德對情慾的清算和懲罰。這恰恰是瑪德萊娜·費拉這個人物的深刻意義之所在，也是這部作品的深刻意義之所在。讀者讀完這部作品，恐怕都會肯定，這不是一個庸俗的姦情故事，而是一部真正的人性悲劇！

致愛德華·馬內

我憤憤不平地爲你的才華辯護那天還不認識你。當時卻有那麼一些蠢人，居然說我們兩個是趁機鬧事的同夥。既然這些蠢人把我們的手拉到了一起，就讓我們永遠攜手吧。

大眾希望我對你友好。這種友誼今天已是毫無保留的、持久的。我把這部作品獻給你，就是希望公開向你提供一個證據。

艾彌爾·左拉

一八六八年九月一日

第一章

紀堯姆和瑪德萊娜在封特奈站下了車。這天是星期一，火車幾乎是空的。只有五六個旅伴，即幾個回家的當地人和這對年輕人到車站出口驗票，然後各自東西。大家都急於趕回家，誰也顧不得向天邊望一眼。

出了車站，小伙子挽起姑娘的胳膊，就像是仍在巴黎街頭一樣。他們折向左邊，順著從索鎮通往封特奈的幽靜的林蔭道，款步往上走去；一邊走，一邊觀看坡下的火車撲哧、撲哧噴著蒸氣，重新啓動。

火車被枝葉擋住看不見了，紀堯姆轉向女伴，微笑著說：

「我早就說過，這地方我可一點兒也不熟悉，連現在該朝哪兒走都不知道。」

「沿這條小路走吧。」瑪德萊娜簡單答道，「免得穿過索鎮的街道。」

他們踏上桑——吉拉爾小路。這裡沒有大道兩旁那屏障般的樹木，視野豁然開朗，望得見封特奈山崗了。坡下一座座花園和一片片草地，草地上生長著巨大的白楊樹，挺拔，葳蕤。

坡上種著莊稼，把整個山坡點綴得綠一片黃一片。在接近天的山頂，樹木掩映之中，隱約可見低矮的白色村舍。時值九月末，下午四、五點鐘光景，開始西斜的陽光，給大自然的這一隅平添了幾分魅力。小路上只有一對年輕人。這個偏僻地區的初秋大地，蒼翠得幾乎呈黑色，間忽現出星星點點的橙黃色。面對早秋景色，兩個年輕人不禁駐足觀賞。

他們雖然一直挽著胳膊，但都隱隱感到拘謹，因為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剛剛建立，而且發展得過快。一想到相識頂多才一星期，卻像一對幸福的情人單獨來到了野外，他們就感到不自在，覺得彼此還十分陌生，不得不以伙伴相待，幾乎不敢相互對視，說話也吞吞吐吐，生怕無意中傷害對方。兩個人互不了解，這既使他們膽怯，又彼此吸引。他們那戀人般慢悠悠的步子，空洞而溫柔的交談，還有目光相遇的一笑，都流露出不安和尷尬。那是因偶然的機會不期而遇的一對青年男女的不安和尷尬。紀堯姆壓根兒就沒想到，頭一次艷遇竟如此壓抑，心裡著實焦急，盼望這種局面快快結束。

他們又開始往前走，走幾步望一眼前面的山崗，偶爾打破沈默交談幾句，而談話的內容無非是樹木、天空和眼前的景色。

瑪德萊娜芳齡將近二十，一身十分樸素的灰布衣服，綴著藍色的飾帶，倒也頗為淡雅；一頂小小的圓草帽扣在頭頂，下面的頭髮黃中透紅，十分鮮艷，閃爍著橙黃色的光，整個兒

挽成一個大髮髻，盤在腦後。這姑娘十分標致，高高的個子，柔軟而健壯的四肢，顯示出少有的精力。面部很有特色：上半部顯得十分剛勁，幾乎像男性的面部一樣粗獷，額頭上沒有皺紋，太陽穴、鼻子和顴骨輪廓分明，整個兒看上去猶如大理石雕刻的一般，冷冰冰的透露出威嚴，兩隻大眼睛碧綠中帶淺灰色，沒有多少神采，只有偶爾一笑，才閃爍著深沈的光芒；下半部則相反，十分嬌柔可愛，兩腮和嘴角連結處，更是嬌嫩好看，嘴角現出一個個小窩兒，細小而剛健的頰下，豐滿的肌肉隆起來，一直連著脖子，整個兒看上去一點也不呆板、生硬，給人的感覺是豐潤、活潑，再加上細茸茸的汗毛，更添了幾分鮮艷的玫瑰色，配在這張既嚴肅又天真的臉上，似乎稍紅了點兒。

這副容貌的確是嚴肅和天真的奇特混合。當下半部沈睡時，當嘴唇因思考或生氣而緊閉時，人們看到的是毫無嫵媚感的額頭，突出的鼻樑，和暗淡無神的眼睛。總之是一副板滯、剛毅的面孔。一旦嘴唇翕張，露出微笑，連上半部也似乎變柔和了，面頰和下頰更是動人，整個兒像一張成年婦女的臉上漾開了小姑娘的微笑，乳白色的皮膚因旺盛的血氣微微發青，細嫩嫩，水靈靈，僅太陽穴上有幾顆雀斑。

一般情況下，瑪德萊娜總是一副驕傲的、冷若冰霜的表情，但突然間冰霜消融，流盼的目光充滿難以描繪的柔情——一位嬌弱而馴服的女性的柔情。她身上某個角落還保留著小姑